打印给时代的情书

岁月如墨

◆陆月如

穿过江门市得实计算机外部设备有限公司那洁净明亮的展厅时，我被一台银灰色外壳的针式打印机吸引了目光，讲解员介绍道：“1988年，我们推出中国首款汉字排版打印系统，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代平推票据打印机……”随着讲解，一股熟悉的油墨气息仿佛穿越时光，将我拽回30年前那个下午。

小学五年级的一节体育课上，班主任陈老师叫住了正在跳绳的我：“今天你去油印室帮忙印试卷吧。”我假装不情愿地放下跳绳，内心却暗自欣喜，这样不仅能免去800米的跑步，还能提前看到考试题目。推开油印室的门，铁锈与油墨混合的气味扑面而来。屋内，铁笔、钢板、蜡纸、油墨、油印机等整齐地摆放着。陈老师笑着说：“别看这些工具不多，油印的过程其实很繁琐，你待会儿就知道了。”

说完，老师小心翼翼地将有匀称小方格的蜡纸平铺在一张密布网纹的钢板上，再取来刻字铁笔，娴熟地在蜡纸上刻写，“手腕要悬空，力道要均匀，轻了打印不出来字，重了会把蜡纸弄烂，印出来的卷子要么不清晰，要么满纸黑疙瘩。”她示范时，笔尖划过蜡纸，发出沙沙的声音，像是春蚕食桑叶般细密而有节奏。“刻坏一个字，整张蜡纸就作废了。”陈老师抿着嘴，带着虔诚般的认真，一丝不苟地刻下每一个笔画。

约莫一小时后，老师完成了语文试卷的刻写，“现在要开始印刷试卷了，你认真看。”她一边说一边将刻好的蜡纸平整固定在油印机的纱幕上，调整好蜡纸位置，接着拧开油墨盒的盖子，一股夹杂着汽油味的墨香扑鼻而来，她在油印机的调墨板上倒入适量的油墨，用墨辊滚动调匀，最后将白纸放在印刷台面，覆盖在蜡纸下方，用墨辊在纱幕上由近及远缓慢滚动，油墨透过蜡纸印在白纸上，一张张字迹工整的油印试卷便呈现眼前。

后来，我在老师的指导下慢慢学会了刻字和油印，只是总会弄得双手、脸庞和鼻子上都沾满了墨迹，那推墨辊的右手更是酸痛不堪。然而看到同学们捧着一张张散发着油墨香气的试卷时，我心中又充满了成就感。

工作之后，我在单位第一次遇见了针式打印机，那个针头在白纸上来回走动，色带像两条黑色的领带挂在机内，随着“吱吱嗒嗒”的声响，一份带着油墨味道的出货单就打好了。那时我最怕同事喊我换色带，我总笨手笨脚地把色带拧成了麻花。老同志看不下去，走过来三两下整理妥当，“丫头，这东西不能硬来，你得顺着它的筋骨整理。”渐渐地，我学会了听声辨故障，吱嗒声均匀是正常作业，突然加速是卡纸前兆，断续嘶鸣则是色带将尽。后来我调到机关工作，办公用的是喷墨打印机，多年后单位又引进了激光打印机，但我时常会想起小时候油印试卷的情景，以及第一次参加工作时那台针式打印机。

“我们打印的不仅是字符，更是时代的印记。”公司产品总监林维希指着最新产品自豪地说：“我们具备自主研发打印机主控芯片的能力，国产芯片替代率超过95%，应用设备数量已突破500万台。在智能卡打印机和针式打印机领域，我们稳居国内品牌占有率首位，多次填补了中国打印机行业的空白，实现了多项行业第一……”展览室内，陈列着从第一代到最新代的打印机，以及广泛应用于各类打印场景的产品和技术应用情况，行走其间宛如穿越一条时光的长廊。

钢尖笔、蜡纸、油印机，从手工刻印到针式打印色带，从喷墨技术到激光打印，从便携式设备到智能终端，变化的是不断创新的技术，不变的是那份将思想转化为实体印记的执着追求。那些散落在岁月长河中的油印试卷、出货单、税务发票，原都是写给时代的深情书简，各式打印机，在时光中扮演着最忠实的传情者，在一笔一画间，书写着人类的智慧与温情。

心灵霁光

地下700米处的星辰独白

◆李斌

从开平市郊的柏油路拐入山道时，暮色正将远处的中微子实验基地染成青灰色。柏油公路的弧度将城市灯火揉成天边一粒星子，车轮碾过潮湿的沥青，恍惚间竟生出些“近乡情怯”的况味——此“乡”非故里，乃是人类文明在物质深渊中凿出的第七重洞天。

山体裂开一道狭缝，隧道的幽光如巨兽瞳孔。45分钟盘旋而下，手机信号沉入岩层深处，仪表盘蓝光映着岩壁上凝结的水珠。中微子，宇宙大爆炸的余烬，每秒万亿次穿透地球的隐身客，此刻正在700米深处等待一场盛大的对视。

穿过三重铅门，潮湿空气骤然凝滞。穹顶探照灯下，直径41米的有机玻璃球悬浮于水池中央，宛如被冻结的液态星空。2万只光电倍增管如金色复眼，在球壁内侧闪烁微芒，科学家们唤它“黄金瞳”——那些曾照亮《南归》里游子归途的渔火，此刻正凝视着比星河更幽暗的未知。“这是人类造的最纯净的‘眼睛’。”开平中微子研究中心主任李小男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他白袍下摆沾着焊锡气息，指尖轻点玻璃球表面，波纹荡开处，我仿佛看见20年前大亚湾的月光正渗入这深井。当年王贻芳院士在此掘开第一抔土时，可曾料到今日这泓碧水中，将豢养着解码宇宙质量之谜的密钥？

沿着螺旋阶梯攀至观测台，脚下2万吨液体闪烁体正泛着幽蓝微光。这是比超纯水更苛刻的液体——每升需剔除百亿分之一的放射性杂质，透明度堪比雪山融溪。当注入最后一滴时，整个地下空间屏息凝神，如同迎接初生的婴孩。“看那光斑！”同行的研究员突然低呼。探测器深处，某颗来自53公里外的中微子刚完成它与液闪的邂逅。刹那间，八千吨纯净水化作棱镜，将不可见的粒子碰撞谱写成光的诗行。这让我想起《南归》里春姑娘追逐的流萤，只是此刻的微芒，足以撼动人类对物质本源的认知。

暮色漫进观测窗时，江门中微子实验总工程师马骁妍正在调试防磁线圈。她身后的控制屏上，数据流如瀑布倾泻：“液闪衰减长度已达世界极限，光子探测效率突破30%……”这些数字在岩壁间回荡。忽然理解那些漂泊者的执念——春姑娘为何宁可“倒在路旁被人埋葬”，也不愿停驻？或许因她早看透：所有关于归途的答案，都藏在更远的远方。就像中微子，诞生于恒星垂死时的烈焰，穿越黑洞视界，掠过恐龙时代的蕨叶，最终栖身于这玻璃球中，等待某个文明解读它携带的时空密码。

头顶6000吨水压沉默如钟，脚下探测器轻轻嗡鸣。忽然想起顾况诗中“乡关殊可望，渐渐入吴音”——科学何尝不是一场逆向的归乡？科学家们掘地700米，是为打捞宇宙诞生时的啼哭；宇宙探寻者追逐中微子，是在寻找物质与灵魂共同的母语。光斑游走间，王贻芳院士题写的“探索未知”四字在实验楼顶忽明忽暗。或许某天，当JUNO揭开中微子质量排序之谜时，会有诗人在此写下新的《南归》：

“去岁离南去，今岁自北归。手中黄金瞳，盛满星辰泪。”

岁月无声

柿子树下

◆李桂女

入秋了，柿子树枝丫交错，铬黄的柿子像灯笼一样亮眼。看着满山的柿子树，不由想起姐姐每年寄的柿饼，霎时，甘甜的柿子味慢慢在心口蔓延。

姐姐在北方生活，每到秋天就会捎些柿饼回来。扁圆的柿饼，有的金黄，有的暗黄，表皮皱巴巴的，浸染着岁月的沧桑。吃起来却软糯柔韧，琥珀色果肉凝着阳光封存的甜润，混合着浓郁的柿子香，甘醇而不腻。母亲连说：“好吃，好吃。”我很惊讶，小时候我们都爱吃柿子，母亲却说不喜欢，联想到“母亲爱吃鱼头”的故事，不禁莞尔一笑。

小时候，老家后山有棵柿子树。树干有海碗口那么粗，上面布满一块块灰白的花纹，枝丫稀疏细长，树冠很高，像要撑到天上去了。秋天，树上的叶子落了又落，黄澄澄的柿子特别抢眼。小伙伴们从家里拿来最长的晾衣竿，敲打树枝，把竹竿够得着的柿子都敲了下来。而更高枝头的柿子，没法敲到，就这么一直挂在树上。

我回家打的柿子是青涩的，硬邦邦一个，落不了口。母亲把它们洗了晾干，用网袋装着藏在糠桶里，叮嘱我别动它们，沤半个月就好吃了。然而我的心痒痒的，想翻看。糠桶很大，那天稍不留神就栽进了糠桶里，弄得满身是糠，头还撞出了一个包。母亲见我狼狈的样子，笑道：“要沉得住气，你长大需要时间，果子成熟也要时间。”

那年，柿子挂果的时候，父亲做了个重大决策，搬出狭小逼仄的老房子。冬至那天，新屋落成封顶。屋垛上五挂鞭炮齐响，木匠师傅在屋顶高声诵祝语：“堂构增辉，室接青云，新基鼎定，焕然一新……”“好事”从天而降，象征日子圆满的冬至糍粑，象征生活红火的红枣，象征事事如意的柿子，象征幸福甜蜜的糖果等。大人、小孩都在屋子里穿梭，比赛谁捡拾的东西多，沾的喜气多。喜庆中，一家人的生活翻开了新的一页。

新屋地势开阔，前有鱼塘、稻田，后有群山，可是每天醒来看不见柿子树，心里空落落的。想到房子封顶时撒的柿子，心里更加失落了。那天傍晚，我坐在柿子树下抹眼泪。天黑了，母亲找到我，她爱怜地抚摸着我的头：“想要柿子树，来年开春就在新屋后面栽一棵；想吃柿子，你捡拾的全在糠桶里，房子封顶撒的柿子是你父亲从树冠打下来的。”母亲的话让我化泪为笑。

而后，年复一年，我离家越来越远，待在家里的时间越来越少，摘柿子的场景午夜梦回时才出现。

如今，“柿柿如意”挂在客厅的北墙。我看着墙上的柿子画，黄澄澄的果子像挂着的小灯笼，心里就踏实——所谓“柿柿如意”，原不是求事事圆满，而是带着对生活的热望，把每一段日子都过出甜来。就像这画里的柿子，挂在墙上，也挂在心上，成了日子里最踏实的念想。

中国画《金秋》（68x68cm） 黄驱胜 绘

诗歌

造梦师

◆熊正红

遥远的星际
隐约传来一阵呼唤
那么
就赶紧踩着云朵
去天上看看
再穿越虫洞
去浩渺的宇宙之外
探一探

把沉寂在海底的秘密
打捞起来
打通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结界
听世界用另一种语言
弹唱簇新的故事

月亮升起来
一个一个的人排队
走进银色的梦境
谁的手指轻轻一挥
把门扣上

秋月梨

风小筑

◆山林

前些日子，与几个同事骑着自行车去郊外游玩。

进入村庄，一股清甜的梨香扑鼻而来。循香望去，只见一户人家屋前，叶子落得差不多的梨树上，挂着圆圆的金黄的秋月梨。

“阿姨，你家的梨卖吗？”望着楼上的女主人，王老师试探性地问了问。

“结的果子不多，留着自己吃。”阿姨看了看我们，微微一笑，抱歉地说，“准备中秋了，在外地工作的孩子们都要回来，不够吃的。”

刹那间，不禁想起故乡的秋月梨，那些烙在记忆里的往事，一一浮现来。

儿时，入秋后，家乡的秋月梨渐渐熟了。

摘梨那天，全家总动员，男的爬树摘梨，女的在树底下接梨。父亲把一篮篮金黄色的秋月梨从树上用绳索轻轻地吊下来，母亲双手轻轻一接，迅速解开绳索，把满满当当的篮子递给大姐。大姐接过去，没等母亲那句“轻点倒，别压伤了”的叮嘱说完，姐姐已把梨完好地倒进了筐子里，篮子递了回来。母亲再把篮子系在绳索上，然后抬头朝在树上的父亲喊道：“可以了，收绳。”

我不会爬树。每次摘梨，会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抱着树干，笨拙地往上攀……二哥看我爬得满头大汗，笑了笑说：“小蜗牛，终于爬上来了，奖励你一个大大的梨。”说着，从斜枝上摘下一个递给我。我的眼睛瞬间眯成一条月牙似的缝，靠着树干，坐在粗枝上，捧着梨仔细端详：碗口般大的梨，圆圆的，金黄色，经太阳一晒，暖暖的，散发着甜甜的秋的味道。“喀嚓，喀嚓”地咬上几口，果肉居然是温暖的，甜甜的果肉在嘴里乐开了花，我抑制不住地嘟囔道：“好甜，好好吃。”树上树下欢笑一片。

吃完梨，在树上颤颤巍巍地转了几个枝头，想摘个梨，可本就不会爬树的我，低头往下一看，手脚不自然地抖动起来。

“老爸，梁荣要跌了。”二哥见状大声喊道。父亲攀着树枝几个转身，大跨步到我面前，然后转过背来，示意我趴在他背上。我两手紧紧地搂住父亲的脖子，父亲的背又宽又厚，一股湿湿热热的暖流从他背上传来，暖遍了我全身。

“抱紧了吗？”父亲扭头问道。我轻轻地应了声“嗯”。

父亲攀着枝，几个跨步，便下到了树底。

“弟弟，你又骑着飞马下来了。”姐姐接过一篮子的梨，笑着说。

“不会爬就不要上去，上去又帮不了什么忙，万一摔下来怎么办？”母亲一边递篮子一边唠叨道。

“就是不会爬才要爬，多爬几次就会了。”父亲打断了母亲的唠叨，说话间，他又爬到树上去了……摘了梨，父亲会挑些个头大、品相好的拿到市集上去卖。

等父亲卖梨回来，我们就有小人书看了。三五本，巴掌大，我们兄弟仨爱不释手，看了一遍又一遍，读了一回又一回。

“梁荣，三年级了，读一本给你爸爸听。”看我们读得认真，母亲让我念几段给父亲听。

“云海雄风，一指定乾坤，掌握双元，万敌镇如山……”我念念有词，边念边手舞足蹈地比划着，两个姐姐被我逗笑得前俯后仰。父亲嘴里叼着根烟杆，一脸严肃认真，听得津津有味，时不时点头默赞。虽然很容易得到父亲的赞许，但我还是比较喜欢拿着小人书到地坪上跟小伙伴们分享，推荐给他们看，然后和他们一起边看边提前“剧透”。

等父亲卖梨回来，我们就有猪肉吃了。那个时候，一年到头吃不上几餐肉。肉从母亲放进冷水锅煮起，我们的口水就像断了线的珍珠，滴个不断，时不时围着母亲问：“熟了吗？可以吃了没？”母亲总是笑着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看我们家的小馋猫，心急要吃夹生肉，要不切一块生的直接吃吧。”说着做揭锅状，我们捂着嘴，异口同声地喊声“不要”，叽叽呱呱地散开了。

《白沙》版投稿邮箱（仅限本地作者）：kf3502669@126.com
请注明作者姓名、电话、身份证号，并附上银行信息及账号。字数控制在1500字内。